

全
志
五

(五)

全遼志卷五

藝文志上

班固作藝文志下至農工醫卜之書靡不表述蓋拳石抔土無非華岱委潤曲流無非河海況乎辭翰之類皆妙道精義之發宏謀碩論之陳存乎其間者而可使之放逸無紀哉故博採先代自唐太宗始至今凡詩賦章奏碑記具載焉若我列聖詔敕訓辭雖非藝文之列而神章奎翰炳然爲臣民之楷範用特冠於首簡云

聖製

詔

洪武皇帝位三年其命斷事黃僕齋
陝內外文武軍民不戰來歸中原境土一時皆定此實天意非人力
也今年六月左副將軍李文忠副將軍趙庸遣將來奏五月十六日
率兵至應昌府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刺及皇后妃寶冊始知元君
已於四月二十八日因疾而殂其子愛猷失里達臘數騎北奔天運
團結孤兵盤桓念遼土零一隅尙月多故臣遺老之謀邈者幾高麗
之去昭然獨桓鄉因循歲尙月甚非臣遺老不能見高麗安南占城乃

等爪哇西洋瑣里海外諸國猶能知天時審人事專使稱臣入貢豈汝之智所不及耶抑我師之未至耶茲專遣人以往果能審識天命

敕

洪武十二年敕守將潘敬等曰奏至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尙詐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切以破彼奸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然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曰母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自此而起矣

敕遼東都司

永樂十九年三月初七日

北鎮鰯醫巫閭山之神自昔靈應彰顯而衛國祐民厥績尤著獨其廟宇額毀弗克修治朕心拳切夙夜弗忘敕至爾等即擇日興工

敕總兵官進伯朱榮

宣德元年朱榮奏朵顏衛指揮哈刺朝貢等朝貢不至請掩兵非上古者御夷狄來拒去追今雖刺不擾邊遽加以兵非上未懷柔之忽遂整飭之敕部伍謹馭夷宜寬備其用來兵不宜來審未足虜多也詐

敕鎮守總兵官

敕巡撫都御史

敕戸部管糧郎中

台弊去太
該虧說祖
管欠與高
指馬都皇
渾匹帝
千許衛聖
百令司旨
戶本衛所
衙知道今
所舉這遼
鎮問箇東
撫品銜等
首職門都
頭司開都
官小職司
吏務專提
掌事設行
要務調行
將事馬太
所重比僕
養如寺比
一御較都
應史生都
馬出府但
蹀巡行但
盡按有文
書作

敕行太僕寺少卿

錢謹廉官放以令仍人極中照六弊逐管無秕兩皇
糧以秉協凡預各取情邊引例品禁一屯邊不并帝
事致公同彼備衛勘其城鹽奏以約清管儲堪開較
發擾正面處遇定各糧堡并請下官出糧虧食中諭
必入已議一有委衛料缺納施官吏撥官折用引違
重壞律停應各老倉務糧銀行爾軍軍員有屯鹽東
罪事人當各寢成庶要倉糴其即民屯及誤田以地
不及母而行損指數乾分買三拏人種督供被備方
有畏暴行事壞揮目圓從糧司送等各併給人支該
爾勢毋勿宜隨一各潔公料官按不倉分今侵用
其聽刻得務即員樣淨坐須若察許場理特占奈錢
勉囑務偏要修量糧敢派斟有司包糧錢命子近糧
之容俾執遵理撥料有不酌因分攬草糧爾粒年數
慎情事自照亦餘坐插許價循巡侵收知前無以多
之作妥專該就丁定和只值怠官盜支州往從來止
故弊人乖部總燒廢種於貴忽并及之通彼上奸
敕虧安方近督造口秕附賤亦所侵際判處納弊
損斯誤日查磚隨沙近歲聽在占務凡百田端糧
稱事題考丸收土有用爾官屯要一應理不嚴加
任爾准勿石隨者糧多指司田關防屯同都清
使受事令灰盤就之寡實防地奏應子密務布按
如茲理各採以便處及劾理納嚴除禁革例司不
或委悉官打革拏派方每奏粒奸照革例司不
持託與私木奸問撥急開革例司不
身須巡役植弊退圖緩歲請違奸照革例司不
不持撫賣專及出作

數開報聽從本寺官點視提督敢有非禮抗拒許本寺官奏聞拏問欽此

敕遼東行太僕寺官

敕苑馬寺

皇帝敕諭近該遼東鎮巡撫官題稱遼東金復蓋三衛地方南瀕大
海向稱簡僻乃今醜虜垂涎倭奴窺伺均當爲備議得苑馬卿事簡

爾意兼聽相奸務權
其忽任統機弊駐輕
慎責尤轄戰平割乞
之有須凡守時蓋要
故所持用保修州量
敕歸廉兵固葺照加
秉事城舊憲公務池堡
正與其操管職理兼
已參所練馬理政兵
率將屬兵下計境馬
務議內備整事在停
在停衛禦前該項部
盜當所防守有警地
息而守防備方覆兵
民行仍督掌率使如
斯稱督印官兵備往
任撫指揮收斂人巡
使制爾或因受循茲
循茲悉畜原

敕分守道

近官各守官近
來詞各守官近
忽邊策訟城遼專該
致方應禁堡海理遼
誤寧仍革邊東事東
邊謐聽奸備寧務巡
事寇巡弊平道庶撫
責盜有屏時查叢官
銜警門則操該有稱
有所息節堅練部責東
歸斯歸節堅練部責東
爾稱制壁兵題成寧
其任爾清馬准事道
欽使受野清事下地
承如茲收理帶密
之或委斂軍帶密
故因任人伍管議邇
敕循須畜修海覆邊
持廉築州相陲虜情
秉境牆陽今情
公內稽瀋特叵
正衙查陽命測
己所錢撫爾宜
率官糧順前設
下軍分餉去分務
務往理陽分守

敕分巡道

至邊寧虜顧近
責隘錦患理該
寧補義事不督
漢練河下周視
武兵西該勢遼
堡備等部甚東
西糾處議孤軍
至察兵覆危情
錦奸備相要官
州弊春應將題
杏有夏今原稱
山營駐特管遼
釋則劄命該東
所督錦爾道鎮
轄率州前官巡
責兵秋去員等
寧將收改官
等九收罰遼責所
寄人義海任屬
城畜州東畫地
堡相無寧地綜相
澤機事道帶理去
三守修管以隔
十東整廣防遠

計一處議停當而行仍聽督撫官節制爾受茲委任宜用兵事務須與己參將
下務俾邊方寧謐寇盜屏息斯稱其勉之任使毋得因循

敕開原兵備道

人先民該頑給野弊中林廷積學奏稱開原地方二衛孤懸三面接虜邊情回測
擬已行鎮巡等官會題相應改設今特命爾駐劄開原地整飭遼
東等處兵備修理墩牆操練軍馬撫恤士卒問理詞訟禁革奸弊一
應尤合行事事宜悉照公正該己部題准事務俾奸宄屏跡軍民安堵邊境無虞茲委
任須持廉秉公慎如忽故誤事責

敕寧遠兵備道

近勢該督視遠東方甚孤危欲添設郎葛縉題稱遼東鎮巡等官遠在廣寧其寧前地
事特命爾修整邊防練寧前地兵備官一員畫地綜理事下該部議覆相應今
事特命爾修整邊防練寧前地兵備官一員畫地綜理事下該部議覆相應今
堡機戰守共三十二處遠塔山所西至前屯其備禦掌印指揮等官悉聽關所轄寧前
秉務與參將計下庶任使行仍聽督撫官節制自貽罪謐爾受茲委任須持廉

敕遼東副總兵

方皇營靜遠奉管帝理較清諭河都指場揮僉事根單孤承慶山一今堵特命爾牆散副軍修長寧長順兵會安駐東州遼瀋陽地

將防禦藩虜高寇威虜平有寧上營榆二林蒲十五處十營堡寺平長安時險聽山等分截殺無事各令照常參

明防守徑城自池提如兵開遊哨擊備所收管斂兵相馬悉堵聽山總度分報布有大警開原海蓋二鎮巡持

邊廉秉法公不圖輕稱貸委爾任其如勉或之贖貨慎貨之虐勳高故下賊仍致誤聽山總等兵官有節制調遣必爾尤候須鎮持

御製敬一箴

德持草盡何惟哉一謂也者后其夫
爲敬及爲如恐故令明伊奈臣國敬
之于天勉拂必實矣尹何克卿者
匡功四之而於兢理蓋曰不艱大存
輔以海子不人懷亂爲德敬厥夫其
敷馴矣之懈情畏安元惟其臣敬心
求至朕職凡至慎危后一推五則而
善乎以庶諸於受動廣子不忽
人一沖不事處郊所天罔敬之失忽
布德人忝至獨垂繫付不之歌其之謂
列其橫厥物之若託吉一有家也
庶先承祖來時此承德言云士也
位務丕厥究思儼心天二可予庶元
斯又緒親夫我神忽明三謂臨人后
可在自由至之明而命動明兆敬則
行虛諒是理答之不作罔矣民則不
純心德九惟何鑒敬如察則萬不朽失
王寡惟族敬如察則方凶者失其天
之慾寡親是改發此之純索身天下
道驅昧之持之政德君推乎之身下
以除勉黎惟不臨豈一廣理馭禹曰侯
坐邪而民一客民能言一而六馬后敬
致逸行懷是思端純一之不馬爲克則
太信之協我莊而動一之雜爲人難不
平任欲仁所之戒不一言謂上厥失
之耆盡澤以德謹雜政可

得至焉治乃也述朕此因以讀自書而云有

肅曰惟朕敬元敬人焉有此心駁天焉心
行曰肅曰惟朕敬荷息后一此心
于敬敬荷息后一此心
明惟惟天純奉一此心
其惟惟天駁天焉心
言何庭何一眷駁天焉心
斯盤協諸民謂輔法言何庭何一眷駁天焉心
篆銘一侯懷一夠言言何庭何一眷駁天焉心
朕古主咨天斯左聖顧一
爲有敬爾親之右賢輔法
斯盤協諸民謂輔法言何
篆銘一侯懷一夠言言何
攀目岡卿永斯貴備終純慎怠執爲應長所萬
攀接敢與延之於見貴備終純慎怠執爲應長所萬
希心或大厥謂忠諸其天聞必甚之頓萬先咸
聖醫渝夫慶敬貞經始理居除固主殊夫務具

庶湯以以光君我我靜弗省郊畏德徵臺匪體
幾敬保至前德其其虛三躬則天或諸政一而
湯日祿士裕既任究無以察恭勤不天施弗行
孫躋位庶後修之之欲三答誠民類人仁純之

底一以一綿萬鑒擇日弗微廟不以如期匪惟
於德完遵衍邦別善新二戒嚴遑爲鼓保敬德
嘉受其斯蕃則必必不以二無虞趨寧大答鴻弗是
靖命軀謨盛正明精已二處懼矜圖據

正統九年

御祭北鎮祝文

皇愧涼於德致茲事久旱災及羣生夙夜省躬

中姚藝祭告於北鎮醫巫閭山之神曰予奉天育

全遼志卷五 藝文上 五 遼海叢書

憫諒同雨農以時宜任其責特任之惠時乃神庥感
通弘布甘霖用臻豐稔匪予之惠時乃神庥感

天順元年

皇帝遣翰林院編修李本致祭於北鎮醫巫閭山之神曰惟神毓秀
鍾靈鎮茲北土奠安之功民物允賴茲予復正大統祇嚴祀典惟神秀

成化十三年

皇帝遣巡撫遼東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鉉致祭於北
鎮醫巫閭山之神曰國家敬奉神明聿嚴祀事所期運玄機庇佑
孽民庶乃近歲以疫癘交行或天時不順地有不寧或雷失常雨陽爽候或
妖間作行遠近人頻遭饑饉流離困苦痛何可言惕然
于中罔知攸官祭告尚冀鎮北土民所恃賴茲災沴能不疚心是用
特具香幣知生獲靈捍患禦災惟神禦爲福

弘治六年

皇帝遣巡撫遼東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嵒致祭
于皇帝遣巡撫遼東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嵒致祭
幹黎旋庶大實造切早憂惶甘森以兢惕用禾稼以側身侈省虔庶民有禱祈之利矜則憫神下亦民

之享

限

窮

窮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正德元年

化皇帝遣中書舍人尹梅致祭于北鎮醫巫閭山之神曰惟神功參造
永鎮北土奠安民物萬世永賴茲予嗣承大統謹用祭告神其歆
國鑒佑我家

正德六年

皇帝遣山東等處承宣布政司經歷張敏德祭告于北鎮醫巫閭山
之神曰去歲以來寧濛作孽命官致討逆黨就擒內變肅清中外底
定匪承洪佑曷克臻茲因循至今未申告謝屬者四方多事水旱相
仍餓莩載洪塗人民困臻苦盜賊嘯聚勦捕未平修省咎由實深兢惕
潛望神祇昭祥叶鑒幽贊化機災沴民

嘉靖元年

皇帝遣彭城伯張欽致祭于北鎮醫巫閭山之神曰惟神功參造
永鎮北土奠安民物茲予嗣承大統謹用祭告神其歆鑒佑我國家
丙申孟冬之儀祭謝于北鎮醫巫閭山之神曰比歲嘗命官禱祀于神昨
佑者茲用致之謝吉荷天賜元儲亦神所贊焉

嘉靖十七年

皇帝遣巡撫遼東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漳謹以
香帛之儀祭謝于北鎮醫巫閭山之神曰比歲嘗命官禱祀于神昨
丙申孟冬之儀祭謝吉荷天賜元儲亦神所贊焉

嘉靖四十年

祥輯以福延眇萬躬載集之慶休寧前扶易克導迎景鎮奠茲一方位耀靈炳續冀永贊天錫佑北皇帝鎮醫巡巫閭撫香力帛匡山遼東神地方曰惟兼贊理軍務圖仰承帝眷恢張治化乂寧祭邦于

嘉靖四十三年

表
祭于帝北遣鎮巡醫撫巫遼閭東山地方乃之方神兼予理上軍承務都察院右副開昌都下御史撫坤圖百神致于告

於牛之魚院乞放楊瞻賢望歸賢望等京航雲海痛朝若之天賓鄉下之天喪明道戎靈大難逢風之由常援舉有遐邇投犬廢人絕而容歸獻勢中至歸休因之不孤原仁心兵窮有一誓底無豈死平敵一乘夫希數故者期詔於下于能洞盤保君而板抗乎謹遼而素遐蕩非愚遺海去力方槩由衷右慚夏于微敗伏日實劍董涸子全舍念乃

平元
章遼
東劉
益

記

都司廟學碑記

大學呂原

何以啟事巫君來者英繼興之乃以訓導張升所述始未走書幣來京請爲富君榮

重建遼陽文廟記

御史巡按黃襄

次在端雜習之士猶之操齒其時而自是設食足於衣詔成其基先師沿之廟制之廟會計所舊所矣遂不嘉靖四十謀諸年二月西文廟王公災度余馳往視之用仍

至士於于而之病而以居不利知器而得心變思親之君臣難免爲之記余聞禽獸之有生是以之道而不迫之以五品之數則

之也候其駕著尚由之於必是爲用以遷其之所居知慮別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從事於名之數固義之間民生居

事及而間可之必是爲用以申之者遷其之所居知慮別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從事於名之數固義之間民生居

無周達則焉至以而能定之以處貨比業道賄以德常則或見聞無越此者童而習之至於沒

一之不隆以于寡過使知業道賄以德常則或見聞無越此者童而習之至於沒

在其示殆過而知業道賄以德常則或見聞無越此者童而習之至於沒

於制其行而不知業道賄以德常則或見聞無越此者童而習之至於沒

大學而備其自所猶以徒道夫攻而取其聽所明者雖尚強敏在少而廢民之所不事可也然終身

而教其馳悔驚乎者雖不能自通於蔽性偏命而察之行曰

飲酒則養有老可和言者以至稿勞收農端訊尋獄

其所射以爲飲教酒則養有老可和言者以至稿勞收農端訊尋獄

其自所猶以徒道夫攻而取其聽所明者雖不能自通於蔽性偏命而察之行曰

而教其馳悔驚乎者雖不能自通於蔽性偏命而察之行曰

其所射以爲飲教酒則養有老可和言者以至稿勞收農端訊尋獄

次在端雜習之士猶之操齒其時而自是設食足於衣詔成其基先師沿之廟制之廟會計所舊所矣遂不嘉靖四十謀諸年二月西文廟王公灾度余馳往視之用仍

至士於于而之病而以居不利知器而得心變思親之君臣難免爲之记余聞禽獸之有生是以之道而不迫之以五品之數則

之也候其駕著尚由之於必是爲用以申之者遷其之所居知慮別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從事於名之數固義之間民生居

事及而間可之必是爲用以申之者遷其之所居知慮別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從事於名之數固義之間民生居

無周達則焉至以而能定之以處貨比業道賄以德常則或見聞無越此者童而习之至于沒

一之不隆以于寡過使知业道賄以德常则或见闻无越此者童而习之至于没

在其示殆过而知业道賄以德常则或见闻无越此者童而习之至于没

于制其行而不知业道賄以德常则或见闻无越此者童而习之至于没

大学而备其自所犹以徒道夫攻而取其听所明者虽尚强敏在少而废民之所不事可也然终身

而教其驰悔惊乎者虽不能自通于蔽性偏命而察之行曰

其所射以爲饮教酒则养有老可和言者以至稿劳收农端讯寻狱

其自所犹以徒道夫攻而取其听所明者虽尚强敏在少而废民之所不事可也然终身

而教其驰悔惊乎者虽不能自通于蔽性偏命而察之行曰

其所射以爲饮教酒则养有老可和言者以至稿劳收农端讯寻狱

次在端杂习之士犹之操齿其时而自是设食足于衣诏成其基先师沿之庙制之庙会计所旧所矣遂不嘉靖四十谋诸年二月西文庙王公灾度余驰往视之用仍

至士于于而之病而以居不利知器而得心变思亲之君臣难免为之记余闻禽兽之有生是以之道而不迫之以五品之数则

之也候其驾著尚由之于必是爲用以申之者迁其之所居知虑别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从事于名之数固义之间民生居

事及而间可之必是爲用以申之者迁其之所居知虑别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从事于名之数固义之间民生居

无周达则焉至以而能定之以处货比业道賄以德常则或见闻无越此者童而习之至于没

一之不隆以于寡过使知业道賄以德常则或见闻无越此者童而习之至于没

在其示殆过而知业道賄以德常则或见闻无越此者童而习之至于没

于制其行而不知业道賄以德常则或见闻无越此者童而习之至于没

大学而备其自所犹以徒道夫攻而取其听所明者虽尚强敏在少而废民之所不事可也然终身

而教其驰悔惊乎者虽不能自通于蔽性偏命而察之行曰

其所射以爲饮教酒则养有老可和言者以至稿劳收农端讯寻狱

其自所犹以徒道夫攻而取其听所明者虽尚强敏在少而废民之所不事可也然终身

而教其驰悔惊乎者虽不能自通于蔽性偏命而察之行曰

無辨學鼓盡天際力默大樂非民歌謹與能由中志旦之度誤憲舞
徒其造舞齊下而以思而度徒其蓋哉夫矣其之敬畫多之雅周紳
操數士乎家則會善致其數若所古今左而所不業嚮其中頌折基
觸謹之家治君乎于其本之於以之之右其當帥樂晦途一射爲偏
以其功國國臣道其心不詳肆立所遊遠行爲教羣皆而其御之之
敵節也天平義德外知外孰於之爲於方之而者皆必養耳書度飾
其而然下天明之率志乎由市官士學之偏有則必有之目數豆而
精循則之下友精之意葬而於師也宮移苟所且有所有於爲邊揚
競其今民之信故於之倫孰缺作既峩而有不移所爲以聲之簷裝
志物之皆事故其事精之知敵其已其且諱知之事其全容文簋委
以從士一以無于物以真之之宮修冠不遁則左至視其之而鐘垂
紛事者之畢一家之善其耶間室然裳得反謂移于之性內詠鼓爲
其於尙于及命則常乎具大矣辨自博以側之之九詳其開歌管之
習爲當道教之父而其不學不其貴其列之凡右年也導之講絃宜
庶己誦德之寄子通內出之知時于衣之害民移而則之盡誦爲琮
乎之余而成無親乎優乎道其物利裾於則而之課一勤其以之璜
習功之莫化尺夫性遊格極於敕器挾民無不遠之年也物爲器倨
矣以言知行土婦命涵致于先其用冊然所得方成二則而業而瑪
而修思其俗之別之咏誠齊王條遷而則逃登而四年春充使酬齊
察乎焉所美階長奧謹正家之法貨誦爲於諸終十有夏之之酢夏
行身而以旁而幼修其之治教者賄讀士捷世身而其秋有習搏和
矣心悟然周人序之耳學國人又力鼓者焉用不試等冬以其拊髀
而性肄此浹物其于目故平倫甚稼琴可書有齒之而有達筋以之
著命其先洽之于日手必天之修稿瑟不焉能矣仕離其骨爲節
由之業王國用足凝下懿且者而知之其嗟而經術才於容而
矣學園以與之之神之禮備之詠所辱呼其辨而防節典走

謀而能者則知中無辱乎古者之誥所贊其所事得者有以興乎成也因勒副總之民于兵石郭江是以詔都太役不司僕也廢曹寺主云勤少其

王卿朴劉趙斌管參儒皆與董邦其土僉所事得書者九成也因勒副總之民于兵石郭江是以詔都太役不司僕也廢曹寺主云勤少其

都司文廟新置雅樂記

劉成德

慨道音儀疾其使靡屬從隸得規是一廟六以襲昔
其得正于耳干節不一以書桐畫邦隅庭佾爲而周
久矣性明目戚文屬皆簫于梓之專伶樂爲報反公
缺今情倫聰習習焉責管上雲庇教祀舞八也不功
而聖舒堂明其熟祭成節鎔松材事之器佾洪得在
始天祀舞血俯大器智以之作鳩敢樂數增惟成王
初子事干氣仰小先巧金子琴工憩雜之九憲王室
之興明羽和順相十技石冶瑟固然用增豆宗之成
蓋禮禮於平其成日藝和然材才以淫崇爲皇所王
樂樂樂堂所届始備之以後采委無嗟兩十帝以以
者以彰下以伸終預工壞發南任意夫畿二卓報天
所化法余崇行相選成蔑以山乃乎以十即越周子
以天度與廟其生修造動聲青召于肅三遣千公禮
象下著守祀綴一潔規以音石生是肅省學古者樂
功報好巡之兆唱生盡干引羈員考廟府士見而祀
德夫惡二典要一徒之戚以之張典庭學王高享之
也子平道也其和量法舞靡爲振禮而皆獻百之況
其以人監祭節清其于以旌玉紀遵可然詣世雖夫
功天心視前奏濁資淳羽擊磬孫制以也闢詔知子
大子和之五行高性朴旄以材寬度淫惟里天夫祖
者禮合見日列下才中及祝鐘訪俾樂遼行下子述
其樂敬其諸必相識求樂敵則於之褒東釋孔而憲
樂余同禮士正爲而文舞文自東守乎都菜子不章
備于愛度子進經器彩冠以爲山巡哉司禮廟知上
其東而修習退緯使而袍琴規之都余僻告祀其律
治遼王聲祭必執務侈之瑟制籩司按在于加所下